

妈妈，我为您骄傲！

我的妈妈曾令文



【文/吴雪原】

小的时候，我总喜欢骄傲地对小朋友们说，“我的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！”

每当过年的时候，妈妈总会亲手为我做一套漂亮的新衣服，小朋友们都很羡慕。妈妈不仅疼我，还很有学问呢，她是大学里的物理学教授。我也总是缠着妈妈问好多好多问题。

“妈妈，你看，那么多星星在天上一眨一眨的多好看啊！那些星星上有人吗？星星怎么不往下掉呢？它们为什么会那么安静，谁也不碰谁？……”

妈妈说，“孩子，如果你想弄明白这些事情，长大了学物理吧，可以帮你揭开许多谜。这个庞大的宇宙可是无比的神奇，到今天还有很多解不开的谜呢！”

就这样，我选择了学物理，如今已经在美国拿到了物理学博士学位。可是妈妈，您现在在哪儿？妈妈，你听到女儿对你的呼唤了吗？

我要讲的是我母亲——曾令文的故事。她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物理学教授。

母亲自幼勤奋好学，十七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吉林大学的物理系，是凤毛麟角的全5分学生。她也爱好文艺和体育，曾是学校的百米冠军和校篮球队的主力。毕业后她被保送作研究生，攻读理论物理。

文革后母亲在吉林大学物理系任教授。她工作勤勤恳恳，为了备好一堂课，她查阅大量的参考文献；为了得到可靠的数据，她常常在实验室里通宵达旦。利用简陋的实验设备，在资金、资料都极其有限的情况下，她带领学生做出了许多有创意的工作，研究成果在国内重要刊物上发表。八五年，她在美国盐湖城犹他大学作访问学者时，在电子自旋共振波谱学方面的出色工作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。

学生们对她都很亲近，不仅把她当成老师，甚至把她当成自己的妈妈一样无话不谈。因为母亲不仅关心他们的学业，而且非常关心他们的生活。

有时家里来了衣衫褴褛的要饭人，母亲从不歧视他们，总是尽力帮助，给他们饭哪或是钱啊、物啊、衣服啊，甚至还帮他们治病。

以前，母亲身体不好，关节炎、骨质增生、心脏病、低血压等多种病痛折磨着她。她尝试过多种气功，还自学了中医针灸，可是，身体一直没有根本的好转。93年寒假，我回家过春节时，惊讶地发现，母亲不再象以前那样冬天用两个暖水袋围在腰里来缓解腰痛，现在爬起楼梯来比我还快，也不再气喘吁吁了。原来母亲修炼了法轮功，她所有的疾病都不翼而飞了。

母亲修炼后，不仅身体健康了，胸怀也更加宽广。有一件事让我至今难以忘怀，那故事发生在我姐姐家。

我姐姐从小聪明好强，年纪轻轻才三十几岁就做了吉林省建筑设计院的总工程师，事业上一帆风顺。可是她的家庭却十分不幸。我姐夫原是一名大学讲师，由于参加了六四学生活动，被学校开除，无奈只好下海经商。可是对于一个从未经过商的知识分子来说，实在是难，他处处碰壁，欠了很多的债。失落和不满使他经常打骂姐姐。而社会的污染又使他沉沦，他因犯罪而常常出入监狱。我姐姐觉得这样的日子实在熬不下去，提出离婚。这对姐夫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。他竟凶狠地说，“你

要真离婚，我出来后就要报复你全家。”

姐姐决意离家到深圳去另闯天地，于是请求母亲帮她照顾孩子。母亲却说，“一个家该是完整的，孩子不仅需要妈妈，也需要爸爸。如果离婚，那孩子不是少了爸爸，就是缺了妈妈，这对孩子该有多不幸啊！你先生已经遇到了这么大的挫折，要是你再离开他，他的前景会怎样？可是如果你能自己委屈点，给他多些温柔和体谅，也许会使浪子回头呢！这样也许你一家都得救了呢！”

姐姐听了母亲的劝告，在姐夫出狱的那天和他真心地长谈了一次。姐夫被深深地感动了，他发誓再也不做那些不好的事情，决心重新做人。他真的这样做了。他们的家又恢复了往日的幸福和睦。

我知道母亲对姐夫的宽容和善待，是因为她对真善忍的信仰。姐夫常常感动地跟人说，“进监狱后，我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再理我了，不认我这个儿子，而我的岳母岳父却从未嫌弃过我，还一直对我这么好。”

可是，你能相信吗？象我妈妈这样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，现在却被无端地关进了监狱。

1999年7月，对法轮功的镇压开始了。母亲是当地的知名教授，又是每天早上提着录音机去炼功的人，第一批就被抓捕了，在一个戒毒所里被关了一个半月。有一次，六个警察昼夜不停轮番审讯，不许她睡觉，逼她放弃修炼法轮功。母亲在来信中说，“他们说：‘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这是审杀人犯的地方，让你尝尝国家专政的滋味，送你去劳教三、五年，你的子女和亲属也会跟你遭殃。’当时我心里很坦然，我一点不害怕，因为我知道，我没有做对不起人民的事，他们没有理由判我刑，我绝对不说大法和师父一个‘不’字。”

那年的国庆节前夕，正值中秋节，母亲刚刚被释放没有几天，就又被警察关进了牢房。

又一个半月后母亲被放出来，她的电话被窃听，居委会、学校领导和片警等经常跑到母亲家，用尽各种办法，软的硬的，逼她放弃修炼。

母亲在信中告诉我，“党校党委书记大声地对我吼著说：‘你一个学自然科学的教授，信那迷信的东西。’刑警也说：新闻片‘其人其事’中不是说了嘛，《转法轮》不是他写的……当我听到他们这样说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应该出来作证，我说：‘我知道《转法轮》是怎么成书的，因为当时办班是我负责录音的，我组织学员从录音带上一个字一个字记录下来，交师父修改，师父又综合了各地讲话内容，最后出版的。这部法只有我们师父一人能讲，这本书是师父多次修改后出版的。’我当时心里非常平静，非常坦然，我感到很幸运，我在用我亲身经历的事实告诉他们，那个新闻片才是真正骗人的”。

母亲的平和、善良和她亲身修炼的故事也感染了那些警察。他们常常气势汹汹的来，想逼母亲放弃修炼，而当他们听了母亲的修炼故事后，常常笑着离开，还鼓励妈妈在家炼。

可是，2002年2月，邪恶镇压更加白热化，江泽下令对法轮功学员杀无赦。春节前在长春又开始了一场大搜捕。就在千千万万个家庭准备欢度春节之际，母亲再度从家中被抓走。整整两个月，杳无音讯，焦虑和不安笼罩着全家。直到四月份，父亲才收到了公安局的通知，说母亲已被判了两年劳教。原来母亲被抓后关在郊区的一个洗脑班。由于她拒绝放弃信仰，不写任何“保证书”，就凭这，他们判她两年劳教，把她关在暗无天日的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。

我父亲也是一位物理学教授。他对母亲在高压下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很是敬重，对政府动用一切手段，强迫别人改变信仰的做法非常反感。在探视时，父亲当着管教人员的面对母亲说，“信仰自由是人最基本的权利，也是人类经过千百年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。任何人都应该尊重这一权利。我可以和你有不同的信仰，但我却尊重你信仰的权利。用强制的手段来迫使别人改变信仰，即使表面上达到了目的，又怎么能改变得了人家的心呢？”这期间，很多亲朋好友都在设法营救母亲。父亲总是说，感谢大家的帮助，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，就是不能让她写任何保证书。母亲的坚定，感染了周围的亲人，使他们升起了正念。

一次我打电话问候父亲，善良的父亲在安慰我之后，长叹道：“如果我们一家人的承受能够使千千万万的家庭不需承受如此的痛苦，我的心也算有些安慰。”我落泪了。为父亲的善良，更为千百万象我母亲一样只因为信仰真善忍而遭到迫害的人们……

小的时候喜欢仰望星空，不明白为什么庞大的宇宙间万事万物是那样的和谐，现在我懂了，是因为有一个根本的特性，在制约着天体大穹中的一切，他是生命在心灵深处那最终的盼念。外在的暴力永远也无法改变生命对真理的渴求——那就是真、善、忍。

妈妈，我为您骄傲！您一定会回来。

（曾令文，纽约居民吴雪原的母亲，现被关押在吉林省长春市黑嘴子女子劳教所，第五大队，邮编 130000）

祝福全中国的母亲

【文/珂贝】我八个月大的时候，年仅二十二岁的父亲因为要坚持说真话，被打成“现行反革命份子”送进了劳改营。我在丝毫没有对父亲记忆的五年中度过了我的童年时光，但我依然感到快乐和幸福，因为与我相依为命的母亲，用她整个的身心来维护我的欢笑。记得那时，同龄的表姐总是羡慕地说：“我真希望，我的妈妈也能像你妈妈一样，每天搂着我睡觉，你妈妈对你真好。”

那时作为反革命份子的妻子，妈妈的处境非常的艰难，记忆中她曾被下放到农场里去喂猪、放牛，于我那是无限新奇的快乐生活，可此时回想起孤独的妈妈坐在蚊帐里，听着几十、成百个蚊子的“轰鸣”声，不停的把我稚嫩的小手小脚，从靠近蚊帐的地方挪开的情景时，我仿佛看到了当时，在她那张年轻美丽的脸上，好象永远都抹不干的泪水。

那时，妈妈每月的工资只有十几块，每到月底，她都要跟亲戚和邻居借几块钱，才能熬到发工资的日子，但每周她一定买七个苹果，每天给我一个，自己却是从来舍不得吃一口，我的童年就在母亲忘我地精心呵护下，无忧无虑地走进了

第六个年头。

这一年，父亲被平反释放了，他回家的那天晚上，我见到了陌生人就直往母亲身后躲，然后妈妈说：“你来叫他爸爸。”我大惑不解，爸爸是什么人？从那一刻起，我的梦幻般美好的童年结束了。

母亲不能原谅父亲给她带来的五年恐怖和屈辱的生活，坚决要和父亲离婚。而除了妻女早已一无所有的父亲为此几近崩溃，为了得到我的抚养权，他们反目成仇。母亲太怕失去我，于是对着六岁的女儿，她把父亲描述成一个可怕而又危险的精神病患者，要我远离这个危险的人，不能和他说话。

我不折不扣地按着妈妈说的做了。六岁女儿陌生、恐惧甚至仇视的目光，彻底摧毁了父亲的意志，在惨不忍睹的毒打中不肯屈服，五年采石场单调的敲击声中仍对生命充满渴望的他，想到了自杀。而这一切，都是在我二十几岁以后，渐渐地才从那记载着一个个血淋淋的文革家庭惨祸的文稿后面，悟透了父亲当时痛彻心肺的哀号。

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不能原谅母亲，无法停息的悔恨时时刻刻煎熬着我，我用尖刻的语言向妈妈发泄着，使她感到愧疚和痛苦，可她的痛苦却丝毫不能减轻我的，而我的“忘恩负义”更是妈妈心中无法愈合的伤痛。在爱怨交织的怪圈中，我和妈妈活得好好好累。

结婚后，有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，妈妈和我也都学会了回避记忆，但我知道，在我的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个流血的伤口。直到我修炼了法轮功，才使我对人与人之间的恩怨有了全新的理解，在不知不觉中，我发现自己心中的隐痛在消失。

一九九九年，江××发动了对法轮功的绞杀运动，修真、善、忍的我和我上亿的同胞，处在了与当年的父亲十分相似的危难中，每天每时，我们被迫在“放弃讲真话的权利”和“家破人亡”两者之间做出选择。当年发生在我们一家人身上的惨剧，再次在千家万户上演。

亲眼目睹，数不清的母亲，为了不放弃对“真、善、忍”的人生追求，有的被从嗷嗷待哺的婴儿身边拖走，从此再也没有回来；有的逃离家园三年，亲生儿子迎面相遇都几乎互不相认；有的被强制打掉了腹中鲜活的小生命；有的遭受家人不解的谩骂和暴力侮辱……

身处危难，我彻底地理解和原谅了母亲，也理解和原谅了无数曾经在屠刀面前做了亏心事的人们。我深深地懂得了，其

实当年我们一家的悲剧，就是这个邪恶的独裁体制下所有中国人的悲剧。在持续已四年的危难中，母亲为我流着泪，但她已不再像当年那样脆弱和抱怨，而是对我说：“放心吧，是金子就要发光，我会用我的办法，让更多的人了解你们所遭受的一切。”

我为今天母亲的勇敢而高兴，在这母亲节来临的时刻，我要真诚地向母亲说一声谢谢，同时也道一声抱歉：妈妈，请原谅我当初没有设身处地地去体谅你的无奈和痛苦，感谢你在今天正邪分明的对立中选择支持善良。同时，我也要向所有修炼法轮功的母亲们，所有家中有法轮功学员亲人的母亲们，献上我深深的祝福。

我还要向全中国的母亲们祝福，愿妈妈们都能秉着一颗维护正义善良的心，支持上亿为维护“真、善、忍”而惨遭迫害杀戮的好人，不要再在貌似强大的恶人面前违背良心。妈妈们，为了孩子能够不再生活在恐怖、谎言和血腥中，让我们携手维护真、善、忍吧！

母亲的故事

【2003年5月11日 文/美国法轮功学员】

母亲节即将来临，世上千千万万的儿女们都在为自己的母亲精心地准备着礼物，以表达对母亲的爱，这是每个做儿女的心愿。而我只能借笔表达对远在中国的母亲的思念。



母亲今年71岁，为人善良、朴实、勤劳正直，是方圆几十里出名的好人，别人有困难，母亲总是热心相助。这三年，母亲两次入狱，只有一个原因：她不愿放弃修炼法轮功，想遵循“真善忍”，做个更好的人。

母亲一生坎坷。文革初期，父亲被打成“走资派”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母亲总是那么忙碌，有时我一觉醒来，她还在灯下缝补。母亲用她纤弱的双肩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和精神压力，抚养、教育着6个孩子，非常劳累。文革结束，父亲平反了，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先后上了大学，成了硕士、博士，母亲却因积劳成疾，躺倒了。她因严重的腰脊劳损，躺在床上几个月动不了；因严重的鼻炎只能靠口腔呼吸，因肝炎、胃炎，她几乎吃不下什么，吃药、打针成了她生活中的很大一部份。母亲日渐消瘦衰老，头发几乎全白了，她对生活失去了希望。我们做儿女的，除了尽我们的孝心之外，无力解除她身心的痛苦。

96年，母亲刚学法轮功几个月，奇迹出现了！所有病痛不翼而飞。修炼两年后，原来的满头白发全都变成了黑发。当妹妹告诉我，母亲完全变了一个人，脸色白里透红，象个年轻人，放下电话我哭了，感谢法轮大法给予她如此美好的新生！

我们城镇周围的人们看到我的母亲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，许多人都来学法轮功。母亲成了最忙的人，她方圆几十里跑，义务教功，帮大家购买法轮功的书籍和炼功带。我家也成了最热闹的门户，来学法轮功的人络绎不绝，母亲总是热心接待。她曾对我说：“我从大法里得了好，我一定让别人知道这法，也得好。”法轮功以真善忍为准则，教人向善做好人，母亲严格按大法的要求做，她的心胸越来越宽广、祥和。

后来邪恶的独裁者不让炼了，2000年5月，母亲被抓，家也抄了，罪名是炼法轮功，是法轮功的热心传播者。在狱中，母亲常吃发霉的饭菜，忍受恐吓、谩骂，却依然平静地告诉骂她的警察、犯人：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。母亲的善良、正直和忍耐感动了许多警察和犯人。一年这样的折磨，母亲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，家人四处求情，最后花了一万多元钱才把她救出来，那已是2001年7月。

母亲第二次被抓是2002年十月，深夜十一点多警察来砸门，抓她的理由是快要开“十六大”了。家人为母亲的处境非常担忧，年迈的母亲是很难承受那样的迫害，她的生命时时都处于危险之中。家人极尽全力，花了积蓄的三万多块钱，才又一次把母亲救出来，暂时解除她的牢狱之苦。可她还在被迫害中，家里的电话被监听，所有的邮件被检查，行动受到监视。也不知道何时再有什么样的莫须有的罪名入狱。

亲爱的妈妈，您普通，但您在女儿的心目中是善良、坚忍、正直的美德的化身，女儿知道您没有错。女儿的思念和祝福相伴着您。

长夜将尽，正义必将带来光明。善良的人们会有美好的未来。

真心印制，送与有缘；传阅亲友，善莫大焉

